

爱欲录：我的爱人是人形犬，和小狗一起成长、我重新理解“强弱”

爱本就是逾越。



2015年6月23日，印度新德里，人们的倒影在道路的肥皂泡上。摄：Anindito Mukherjee/Reuters/达志影像

刊登于 2023-12-17

[#关系](#) [#人形犬](#) [#爱](#) [#狗狗](#) [#BDSM](#) [#爱欲录](#)

🎁

分享全文

➞

🔖

💬0

“那么，我怎么称呼你呢？直呼名字吗，还是叫你小狗就好？” 招呼我们坐下之后，朋友好奇地问。

蜷在我腿上的小狗抬眼望向我。我代她回答：“叫小狗就好啦。” 我一边说，一边轻轻抚摸小狗的背，缓解她突然被我朋友提问的紧张。小狗则立起上半身，用前爪在我肩上轻扑，伸出她的小狗鼻子，撒娇地在我脸颊蹭了好几下。

其实，那不是“她的”小狗鼻子，而是“狗崽头套的”——在生物学意义上，我的小狗并不是食肉目犬科动物，而是灵长目人科动物。她是一只人形犬，我是她的主人。

总体而言，人犬关系的实践者主要是顺性别男同志，在其它酷儿群体中则更为少见。与男同性恋 BDSM（大陆一般译作“虐恋”，而台湾一般译作“皮绳愉悦”）小说里“霸道总裁式主子x训练犬”的经典搭配相比，我虽然在性爱中完全占据主导，在生活习惯上也对小狗有所管教，但还是更倾向于用养宠物的方式和小狗互动，不会那么严厉。



2018年6月16日，义大利都灵的同志游行。摄：Nicolò Campo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人形犬的传统分类与男同志

一般能搜索到的“人形犬”，资料来源都是台湾的“人犬”文化。

按照《军犬》作者夏慕聪的分类，台湾的人形犬文化，大致可以分为[三个圈子](#)：狗奴（dog slave）、训犬（slave dog）和狗狗（puppy）。最早出现的是狗奴圈。“狗奴”从属于 DS 关系（Dominance & Submission，中文一般译作“支配与臣服”）中的“奴隶”角色，可以理解为戴着狗狗面具的奴隶。虽然 ta 们也会做一些狗狗训练，比如四肢着地等，但此处的“狗”，并不是固定的身份认同，而是主奴 play 中主人对奴隶的一种羞辱，将奴隶降格到比人类更低的层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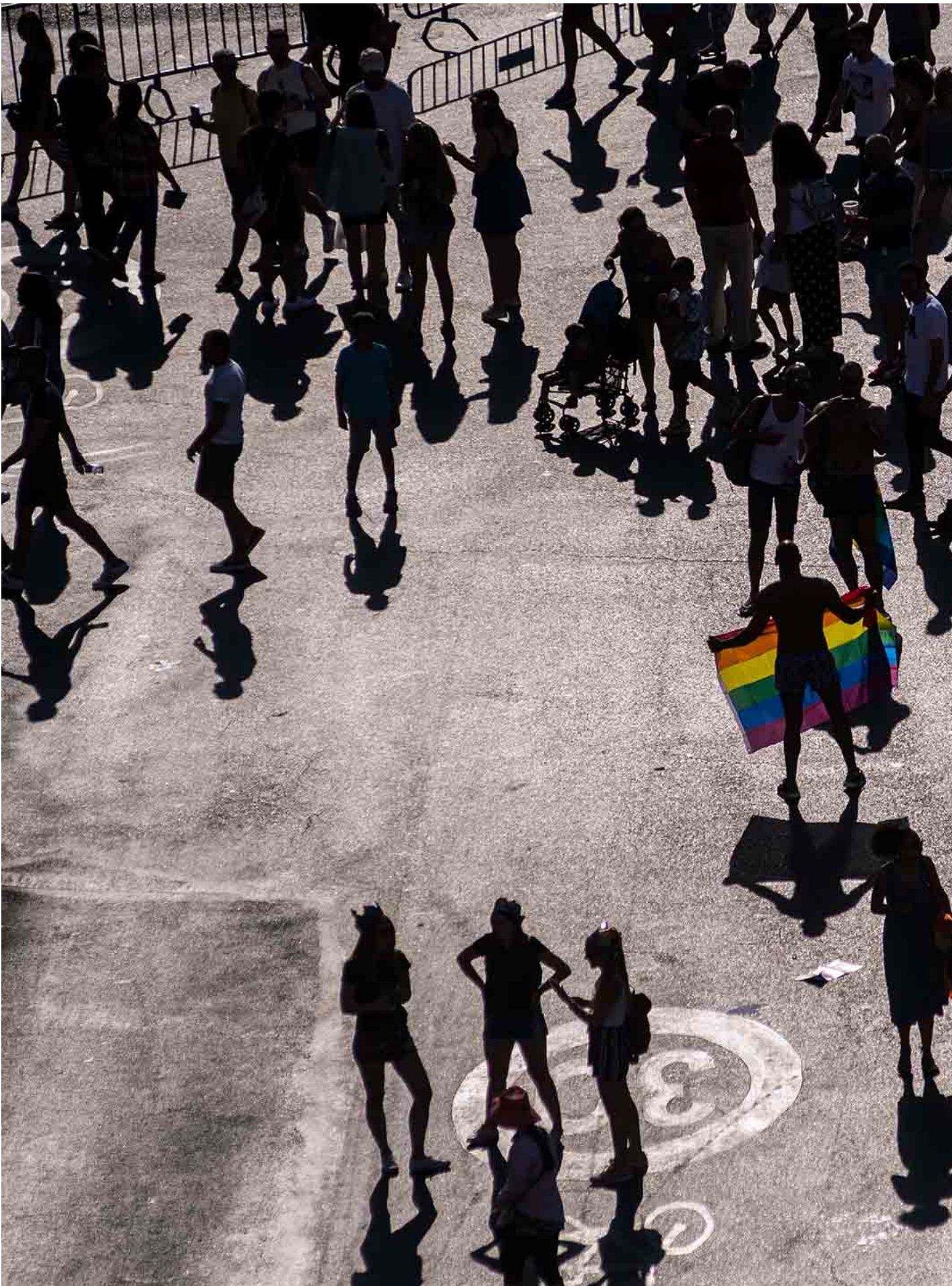
随着《军犬》这部小说的流行，“训犬”成为了更普遍的类别。在主人面前，训犬需要完全放弃人类身份，释放“狗性”与“狗魂”。有一些较为常见的规则，比如狗狗在家时不可以穿平常的衣服、不可以讲话，只允许四肢着地，用狗狗的方式与主人交流；吃饭时，更是需要趴在地上，从狗碗中舔食。主人对狗则是既有管教又有宠爱。与半人半狗的“狗奴”相比，训犬则是让人进入一种完全的狗形态。

最晚出现的狗狗圈和福瑞圈（furry的音译，是一种兽人实践。一些实践者会将兽人作为自己的身分认同，ta们倒并不一定会想要和任何真实或幻想中的动物有性接触；福瑞文化里也没有一个必然的“主人”概念）有一些相似之处，更注重人形犬对于狗狗身份的自我认同，主人与狗的关系反而不再是重点。训犬只有在主狗关系的语境里才是狗；而在狗狗圈中，狗狗身份并不依附于主人而存在。

从2014年开始，台湾骄傲节上开始有彩虹犬方阵，以狗狗为主体的社群也逐渐建立。[用台湾“名犬”小淳的话来说](#)，新世代的狗狗更少受到《军犬》的影响，不强调“狗狗和人类的羁绊”，更倾向于“寻求犬类同类的陪伴感”。狗狗圈的许多社群聚会是完全以人形犬为主体的，只有狗狗参加，突破了以往“主人带狗”的社交模式。

但请注意，以上分类都是基于顺性别男同性恋的实践而划定的——目前而言，人形犬文化主要是在男同群体中盛行。虽然 Twitter 上偶尔也会见到其 ta 酷儿群体和异性恋的主狗关系，但在我看到过的范围内，总体而言它们更像是 roleplay，作为一般情侣生活的调剂。

虽然有大致的分类，但其实每段主狗关系都有所不同。我和我的小狗的关系更像是“训狗”，不过更偏宠物狗一些，也较少执行一些硬性的规则。她对自己是小狗的认同也很明确，在她没有主人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，她的小狗身份并不依赖于我们的关系而存在。



2018年7月7日，西班牙马德里的同志游行。摄：Marcos del Mazo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小狗为什么会需要主人呢？

在认主之前，我的小狗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“狗性”。她喜欢用小狗的方式和朋友们互动。在朋友谈论一些充满是非争拗的话题时，她会刻意屏蔽周围人的对话，只顾着像小狗一样撒欢。对于常常社交过载的小狗而言，这样做可以保护自己。另外，她在家庭中受到的一些创伤，也令她渴望一种被拥有的感觉。

确认关系半年以后，在小狗的生日当天，我们做了一个经典的认主仪式——我帮她戴上了由我亲手设计制作的皮质项圈，上面缠绕着细细的金属链条，悬挂着水晶和贝壳。信物在人形犬文化中非常重要，因为实践者通常也具有恋物的倾向。除了项圈以外，常见的信物还有金属制成的狗牌和狗链。主人们并不都是自己制作信物，也可以定制或购买成品；但即使是后者，一般也会刻上小狗的名字，代表从属的特殊含义。我坚持要自己做项圈，不仅仅是为了仪式感，也代表着对这段人犬关系的承诺。虽然我们之间是 polyamory（多边关系），我依然希望自己能成为负责的主人，陪伴小狗健康成长。

不过，我的小狗在情绪上有一种异于常人的敏感——她很容易开心，也很容易受伤。前者不会为她带来太多麻烦，后者却是主流社会难以接受，并且常常污名化的。她爆发的情绪很少得到 ta 人的承认，反而总是遭到议论和批评。在我和小狗的相处中，如何面对一个彼此都有爱，却常常爆哭着指责我的人，几乎也是我最主要也最困难的功课。

有一次，小狗给我打电话，很委屈地对我说：“主人，我把某某（一个朋友）拉黑了。她到处说我是 BPD（边缘型人格障碍）。”我心中的一个角落立刻对那位朋友产生了共情。但很抱歉，这位朋友，我是小狗的主人，所以我绝对不会站在你这边说话。深呼吸，我立刻用一种冷漠的语气反问：“噢，她有诊断资格吗？”“没有。”我的大脑飞速运转：“对呀。就算她有资格，你也没有请她做诊断。那无论你是不是 BPD，都不关她的事。退一万步来讲，哪怕你是，这也是你的隐私。”

小狗很容易从ta人的言行中察觉到敌意并受到伤害，有时让我担忧她的情绪状态，有些指责也令我委屈。某次我们一起去爱丁堡旅行，回程转车时，小狗无论如何都找不到她的车票了。她手里有一叠票据，可就是没有需要用的那张。她非常慌乱，我已经感受到了一种低气压。

我说：“小狗，我再帮你看一下这几张票好吗？”

小狗当场崩溃，裂开嘴哭了。

她甩开我的手，爆哭着说我不信任她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迸发出来。我试着跟她讲道理：“这个跟信任没有关系呀，我就是帮你看一看。这么多票，我有时候也会弄错，说不定我们再看一次就能找到呢？”幸运的是，工作人员把换乘车站的闸门全部打开了，我们还是成功上了车。但小狗的哭泣并没有停止。除了轻柔地喊“小狗”，我不知道还可以对她说什么。



2022年，台中，雨打在车的玻璃。摄：陈焯 /端传媒

小狗也没答话，哭了一阵，移到了过道对面的座位，趴在桌上，像四岁小孩一样，不顾一切地放声大哭。司机路过我们，停下来看了她一眼，欲言又止。虽然车厢里没有其 ta 人，我还是感到非常尴尬，好像受到了一种无声的指责。但我还是默默把脸转向窗外，匀速地呼吸，努力不去看玻璃上映现的小小身影，努力去想其它一些事情，尽量将她持续不断的哭声视作公共场所一种单纯的嘈吵。我坐在那里，清晰地感觉到我的心肠在炙烤中逐渐变得坚硬冰冷。

小狗不想伤害我，所以不希望在我面前哭。但她逃开，也只是去了两米之外的对面座位。在异地期间，我们视频通话的时候也一样——她每次大哭之前，都会以一种沉着而灰暗的声音说：“主人，我关一下语音。”然后电脑窗口里的她，两肩剧烈抖动，大张着嘴抽泣，像是坐在水族馆的玻璃另一端溺水。她从不真正跑开，总是留下过于显然的提示。小狗在用非常委婉的方式向我求救。

当然，她渴望安抚，也清楚她那种程度的索取会让对方不堪重负，所以她后撤了——但这后撤依然有些刻意——由于她那不寻常的情绪表现，她已经经历了太多拒绝和疏远。只有在她高度自我压抑时，她才做得到一般人眼中的“正常”，被周围的人接受；但这仍然不是真正的接受。在她终于放松戒备时，得到的往往是排斥，她苦心孤诣得到的朋友和恋人，总是很快就转身离去。她的情绪机制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包容，因此她也委屈，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为何却只能独自经历这些痛苦，其余“正常人”却可以带着评判袖手旁观？就像她某次崩溃时说：“我恨所有人，我也恨我自己。”

她希望我注意到，自己做出了让步。

等她哭完，我再次平静地对她说：“我没有不信任你，只是有可能票是在你那里的，你却没有发现。因为人人都有没注意到的时候。”我坚持不能为了哄她不哭，而为一些我并没有做错的事情道歉。这种严阵以待，令我自己都感到有些荒谬。好像我是唐·吉珂德，面对区区风车，煞有介事地全力出战。我自嘲着。

如果没有票，小狗就无法离开车站。在工作人员的视野范围内（对，就是硬闯），我牵着小狗的手，加快脚步冲过闸机，拔腿就跑。两人手牵手跑出车站几十米远，才停下来，像末日电影结尾般夸张地拥抱。看着破涕为笑的小狗，我心中却有一片阴云飘过：这次用逃票转移了她的注意力，下次假如不是车站，我该用什么招呢？

收束自己的情绪令我感到疲惫，却有一种更能掌控自己（甚至 ta）的错觉。然而，我可以欺骗自己，我愈发迟缓的工作进度，却欺骗不了别人。有太多刀光剑影积攒在心里，我自己的情绪常常在悲伤和亢奋之间翻卷，对朋友也有些缺乏耐心。我和小狗的关系走到了一个僵持的阶段。

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打破僵局的竟是我的失败。有一次，小狗在我本就疲惫的时候再度崩溃。我大脑一时宕机，无法再思考任何更灵巧的策略，只是忍不住和小狗一起大哭。而且因为那几天恰好是经前综合症，我哭得比小狗还要更猛烈、更持久。在我哭出来的瞬间，我本以为这是一种“主人失格”——我没有像往常一样沉着应对，给出清晰的指令，而是和小狗一样陷入了悲伤。我绝望地想，小狗大概立即就会意识到，我其实根本没能力当一个好主人，我辜负了她的期望。然而，她的反应却和我想象中完全不同：小狗用袖口使劲擦了擦脸，凑过来抱住了我。噙着残余的眼泪，她说：“主人你不要哭了好不好，看着你哭，小狗心里好难受……” 因为不想我难过，小狗自己停下了。

2019年6月8日，义大利罗马举行的同志游行。摄：Antonio Masiello/Getty Images

最开始的时候，我想的是我应该划定清晰的边界，不能一直忍耐，因为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到头来，我一定会被耗尽。而在这段关系中，我需要小狗的一个主要原因，是我没办法像她那样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情绪，我有很多压抑。小狗一些看似不符合社会标准的表现，其实反而是我做不到、但或许渴望做到的事情。我缺乏像她那样当场崩溃大哭的勇气。

想起我们在一起前，她和我之间的对话。她说：“也许我甚至不是因为爱你，也不是想要你教我怎么爱自己。我只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待著。但我总是让人受伤，我伤害别人，别人也伤害我。我知道你很爱自己，在我伤害你的时候，你可以不受伤害吗？”

我胸前像是被狠命锤了一下。这段拗口的自白，回应的实际上正是这个爱和包容全都欠奉的社会。正因如此，即使内心不乏恐惧，我还是没有办法拒绝。

于是，我以胁迫般的语气说：“你试试看。”

说到底，异性恋婚姻那一套“老男人把女人交给年轻男人”的戏码，究竟有什么可感动的？这只几乎不再信任人的小狗，嘴里衔着狗链，把自己交到我手里时，才让我不由得认真起来。

用 queer feminism 重新想象主狗关系，重新想像“强弱”

说到这里，好像都是我在付出，小狗单方面受到我的包容。实际情况并非如此——除了小狗稚嫩笨拙的付出和全然的信任以外，主人角色为我带来的心灵成长，也是极大的收获。

男同性恋传统的训犬文化中，对主人的想象，往往是类似于《军犬》中 DT 那种强势的 Alpha 男性。其实，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我父亲就极力扮演这样的角色。或许由于我是家中的独生女，他一直对我抱有颇为矛盾的期待。父亲曾经对我说过，他既希望我成长为优雅知性的奥黛丽·赫本，又盼望我可以强势而坚硬，承担家庭的重任，就像阿尔·帕西诺饰演的第二代教父。或许，除了性的部分之外，类似于“训犬”的关系，我在原生家庭里就已经体验过了。

还记得中学时和几位同学出去跨年，在独自回家的路上，我被人抢劫了。所有现金都被人拿走后，我惊慌地打电话给父亲，他却问我：“你跟同学说了吗？”“还没有……”“那就好，等我来接你。这种事情跟家里人说一说就够了，不要随便在外人面前讲这些，显得你很脆弱，人家会看不起你。”

可是，在危机四伏的青春期，貌似强势的父亲，却并没有保护到我。甚至当我长大后对父亲说起，他的某位同事曾经在公共场合，趁他不备猥亵我时，他也只是无能狂怒，因为那位同事已经在一年以前暴病去世了。

我看着他，心想，至不至于，又不是你自己遇到这种事。即使是和那些放弃一切抗争、“就这样算了”，隐忍地继续生活的女性相比，面前的父亲也显得如此“脆弱”。噢，你从未料到我曾经历过这些吗？爸爸，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，你眼中的世界是多么纯净无瑕啊。

那时，我也渴望过一些更强势的人，希望对方可以宠爱我、保护我。其间有好几次都遇到类似于[全林翰](#)那样擅于精神控制的对象，令我感到自卑和窒息。说实话，在这样的关系中，我只有第一段是毫无防备地受伤；之后的几次，我反而是带着对自己的疑问和探索，主动进入了这些关系。

当时我已经读了一些[关于精神控制的书籍和文章](#)，许多作者都会说这样的关系里没有爱，只有欺骗和操控。然而，这与我的感受有些不同。我也并不觉得自己像 ta 们说的那样弱势，是被迫留在关系中、毫无选择的受害者。就好像游戏卡在了某一关，我反反复复地重试，努力解开这些疑问：为什么我会被这样的人吸引？为什么对方会选择我？对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有办法让事情变得不一样吗？

2015年7月21日，首尔，一间时钟酒店房间的墙上挂著浴袍。摄：Kim Hong-Ji/Reuters/达志影像

后来我意识到，像我这种受到操控的人，之所以会陷入这样的关系，并不是因为弱势，而恰恰是因为强势。因为你有一种决心，希望自己的感情可以很好，也希望对方因为自己而过得更好，所以你一直努力改变自己，对对方好，而不是直接放弃你的对象，让 ta 自生自灭。与这样强大的爱的能力相比，那些精神控制的人只不过是擅于钻营，利用自己的优势，完全按照社会规则不断向上攀爬，所以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。Ta 们有什么强势的呢？

和小狗在一起后，我拥有的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关系。这其中有我能够预料的部分：毫不犹豫地和这位在一般看来比我更“弱小”的对象交往，是我在刻意放弃慕强。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这段关系中，我自己也重新学习了成为弱者的正当性。虽然我已经看透了父亲那种男性气质背后的脆弱和荒谬，但“不要展现自己受伤的一面，别人会看不起你”这样的魔咒，早已深深植入了我的内心。在受伤过后，我可能会用创作的方式，或浪漫或戏谑地呈现自己的痛楚。但这些修辞，恰恰意味着我拒斥自己赤裸的、不加掩盖的伤痛。

我曾希望借由主人小狗的关系，来逃避自我暴露：男同志的“主人与狗”关系里，经典的训犬论述中，主人往往是霸道总裁般的设定。训犬文学的男主角，通常最开始都是 alpha 直男，却在遇到比自己还要更为强势的男性主人之后，“狗性觉醒”，甘心做臣服的角色。《军犬》的电影短片里，在军犬全裸着身体，在公共场所排泄，从而放弃人类身份时，主人 dt 甚至从未露出整张脸，只有一个低沉而神秘的人声。BDSM 论坛帖文的论述也很类似。虽然也有温柔的主人，但几乎不以主人的内在成长为重点；台湾有“名犬”，但“名主子”却很少见，也十分符合“霸道总裁”秘而不宣的隐蔽特质——这种论述强调的是小狗信任主人，却不太强调主人信任小狗。

然而，主人并不是必须无所不能，主人也是可以信任小狗的——这是我和小狗的关系教给我最重要的一件事。起初，我也是用自我压抑、在一定程度上拒绝共情的方式来应对小狗的情绪，要求自己开动脑筋，冷静地作出引导。后来我还是没能挺住，这反而迫使我暴露自己的悲伤和无能为力，也让我了解到，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我想象中的可怕后果。作为主人的我，反而向小狗学习了信任，可以没有顾虑地表达自己的情绪，即使它们让我感觉“污秽”。我也可以相信，在我展现自己的脆弱时，小狗会更能够感受到我完全卸下了防备，与她共情——这或许是她本该从社会中得到，却没有得到的。

爱本就是逾越。在这段人形犬关系的实践中，我和我的小狗不仅逾越了传统的关系形式，更是超越了 BDSM 中主人与狗的传统身份。

想起小狗第一次戴上狗头套跟着我出门散步的情形。作为生活在英国的亚裔女性，我平常很少受到路人这么多的注视，感觉有些羞耻。小狗却很自在，牵着我的手蹦蹦跳跳。

我想我们现在不需要骄傲游行了。小狗，请继续贴紧我吧。

[# 关系 # 人形犬 # 爱 # 狗狗 # BDSM # 爱欲录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